



中国小说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红酒卷

红酒、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主编

大钟馗

《头牌张天辈》

《跑龙套》

《花戏楼》

《翎子生》

《主角》

.....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014033761

I247.8
408

说
获奖作家文丛·红酒卷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 主编

大钟馗



北航

C1722103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I247.8

4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红酒卷 / 红酒著.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4.1
ISBN 978-7-5100-7210-9

I. ①金… II. ①红…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776 号

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红酒卷

主 编: 杨晓敏 刘海涛 秦 俑
策划编辑: 陈名港 陈 岩
责任编辑: 钟加萍
责任技编: 刘上锦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34201967, 84451013
http: //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65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7210-9/I·0295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戏里戏外写人生

——红酒小小说印象

杨晓敏

在庞杂的小小说写作者中，红酒是以“小小说票友”的身份出道的。在舒适优裕的小资式的生存状态里，闲暇时读一本小小说杂志，迷恋于这种精短文学体裁传导出的一个个“美妙瞬间”，细细品味故事里每一个鲜活人物的命运履痕，的确容易沉浸其中不能自己。

随着现代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化消费的日渐深入，用文学的形式对生活的审美和对艺术的审美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纯粹的文学功能正被溶解到更多的不同阶层的人群中去。和许多业余写作者初始一样，小小说读得多了，会积累起一种把自己的想法诉诸笔端的欲望。2005年，在朋友的一再鼓励下，红酒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小说《头牌张天辈》。而素材则选取了自己从小爱唱爱听的“梨园生活”。因这一发端，在此后的几年里，这一方天地让她流连忘返，再也割舍不断。多年见惯了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非忠奸，悲欢离合，一旦置换到笔下来进行整合与表现，以期引起读者共鸣，是一件奇妙的充满诱惑的挑战。此类题材，人物最具传奇特色，如不能编排好戏里戏外、台上台下的或悲壮、或缠绵、或亦正亦邪的故事，不稔熟演员“唱念做打”的门里功夫，断然刻画不出此等“戏剧人生”。作者本没有想当作家成名或以写作来谋生的精神和生存上的负担，能轻装上阵，更没有太多的关于写作方面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只是在阅读精品佳作时所激发出来的冲动，来催涌出自己内在的文学方面的潜质，反而写起来真切自然，得心应手了。那些舞台角色与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在作者笔下，或统一或错位的陆续粉墨登场了。

《头牌张天辈》是舞台上的大腕，唱起戏来字正腔圆，顾盼生辉，惹得大姑娘小媳妇春心漾动。而生活中的张天辈却不同凡俗，炊食起居、接人待物皆恪守自己独特的行为准则。一篇2000字的小小说，作者写活了四个人物：张天辈的我行我素、敢作敢为；女戏迷的痴情相许，夫唱妻随；

曲艺队长海椒的“责任干预”、快快失落，“小贱妃”戏里戏外的轻佻风骚，都通过一两个细节恰到好处地展示出来。让读者看到了在特定历史环境里，无论是舞台上的假戏真做，还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生，情节设计得合情合理，铺垫、伏笔和若隐若现的呼应，把人物形象描绘得血肉丰满。

《花戏楼》则写得另有一番人生况味。在丈夫琴师的调教和演唱时天衣无缝的乐器配合伴奏下，戏剧新秀翠儿渐渐唱成了“角儿”。舞台上的鲜花掌声使她在生活中误入迷津。在家里开始颐指气使了，和丈夫说话时“性子大了，嗓门高了，时常耍起了小脾气”。无奈之中，怅然的琴师丈夫也在舞台上以“曲误”让骄矜中的她花容失色：“翠儿猝不及防，如同大雁孤飞，残梅落月，硬生生岔了音儿。满场皆惊，嘘声一片。”这是一篇以戏喻人的故事，其教育意义却远在戏外。在日常生活中，漫说夫妻，即使同事、邻里亦或路人，实际上无时不处于一种互动和谐、相生相克的生存环境里。翠儿想打破这种平衡，得到一次教训似在情理之中。作者的行云流水般生动，小说结构故事性强，对人情事故能洞察入微，颇有高手风范。

红酒崇尚经典，写作数量很节制，从不草率成篇。《小贱妃》章法严谨，内容厚实，由于熟悉舞台人物的音容笑貌，所以下笔能流光溢彩。作为民间演出，并不是一件苛刻的事。“小贱妃”于舞台上不顾“皇姑”身份，边演戏边与舞台下的乡野青壮抛媚眼调情，把自己活脱脱变成了“卖唱女子”，惹得满场哗然。然而舞台上这种取悦于现场和张扬个性的“贱”，并不等同于俗然生活中的轻浮，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逼得想占便宜的文化局“头儿”倒吸一口凉气。请看结尾：兰花指戳着那人的额头，一声“你呀”，娇唇轻启，亮开嗓子唱道：怨只怨你一念之差，乱猜诗谜学偷花。若打官司当贼拿，板子打，夹棍夹，游街示众还戴枷。唱的却是花旦红娘的段子，全没了往日的妩媚惑人。

小小说写作能使冷清的纯文学与大众保持联系，以极少的篇幅，极短的时间抓住读者。小小小说的经典化写作，潜移默化地提升着这种民间文化成果的质地。新作《跑龙套》是作者写得最为出彩的作品，戏中跑龙套的海椒属于客串角色，而师姐却是“台柱子”。如何使这两个舞台上反差极大的人物在生活中产生爱情，作者在精心构思中设置悬念，采用误会、反衬、英雄救美等细节，层层递进，显得引人入胜，饶有趣味。尤其是最后洞房花烛新人娇柔呼唤时，海椒朝自己大腿上狠劲挤了一把，颤声说：“师

姐，这回我不是跑龙套吧。”此话深得文学艺术创作的个中三昧，可谓神来之笔。寓意、双关语的运用，使主人公的性格顿时丰厚起来，题旨意味深长。《二公子》追求极致的语言韵律的美，《柿花淡淡香》如散文诗一样抒情，《俏阿綾》的人物刻画活灵活现，妩媚动人。红酒以现代人的观念，成功地演绎出具有戏剧舞台和人生舞台双重角色的复杂人性，同时为自己的文学写作带来令人惊羡的开端。

（杨晓敏，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主编，曾荣获“小小说事业家”等荣誉称号）

目 录

第一辑 | 跑龙套

- 头牌张天辈 / 2
小贱妃 / 5
跑龙套 / 8
花戏楼 / 11
二功子 / 14
唱坠子的云儿 / 17
翎子生 / 19
青衣风月 / 22
主角 / 25
武生 / 28
戏情 / 32

第二辑 | 岁月的河流

- 祭秋 / 36
岁月的河流 / 39
白虎银钗 / 42
花奶奶 / 45
花盖头 / 48
花田错 / 51
花绣鞋 / 54
花媳妇 / 57
茹先生 / 60
坏王 / 63
柿花淡淡香 / 66
老屋 / 69
俏阿綾 / 72



第三辑 | Armani是一种生活方式

莫晓丽 / 76

莫晓丽外传 / 79

小妖儿 / 82

单眼皮，双眼皮 / 85

张三轶事 / 88

孝子张三 / 93

英雄张三 / 96

好汉张三 / 99

出门左拐、再左拐 / 102

老莫 / 105

莫小米的牙 / 108

性情中人 / 111

Armani 是一种生活方式 / 114



第四辑 | 咖啡男人

彪子局长 / 118
健康食品 / 121
老马这个人 / 124
老实人梁工 / 127
咖啡男人 / 130
一条叫噜噜的狗 / 133
来自葡国的歌 / 136

子秋的力量 / 139
女孩月月 / 142
闺密 / 145
咣咣将军之一 江湖第一枪 / 147
咣咣将军之二 江湖别动队 / 150
咣咣将军之三 江湖根据地 / 153
咣咣将军之四 江湖保卫战 / 156

第五辑 | 部落穿越

花瓣雨 / 160

枝枝 / 163

豌豆·红豆 / 166

美人尖 / 169

凤雅颂 / 172

灯光师慕容媛 / 175

记忆中的歌谣 / 178

幸子的灯光 / 181

纸船 /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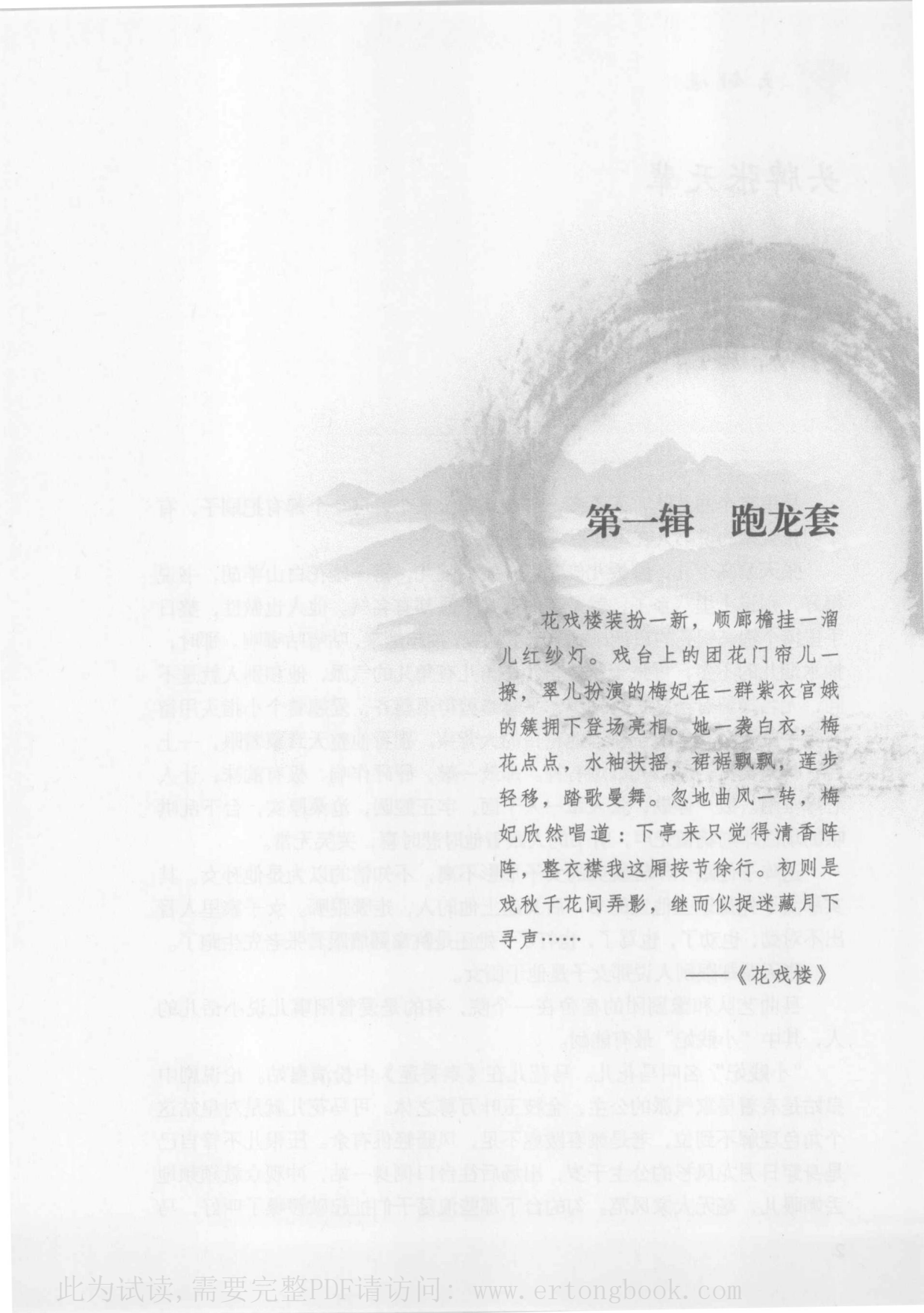
紫草随风花千树 / 187

部落穿越 / 191

彼岸 / 194

紫记儿 / 197

大钟馗 / 200



第一辑 跑龙套

花戏楼装扮一新，顺廊檐挂一溜儿红纱灯。戏台上的团花门帘儿一撩，翠儿扮演的梅妃在一群紫衣官娥的簇拥下登场亮相。她一袭白衣，梅花点点，水袖扶摇，裙裾飘飘，莲步轻移，踏歌曼舞。忽地曲风一转，梅妃欣然唱道：下亭来只觉得清香阵阵，整衣襟我这厢按节徐行。初则是戏秋千花间弄影，继而似捉迷藏月下寻声……

——《花戏楼》

头牌张天辈

县里有个曲艺队，人不多，统共只有十来个，可个个都有把刷子，有个叫张天辈的说书人在里面唱头牌。

张天辈高个儿，腰板儿倍儿直，瘦白脸儿，留一缕花白山羊胡，书说得好，别说十里八乡了，就是在附近几个县都有名气。他人也傲性，整日手里捧个锃亮锃亮的白铜凤冠雕花水烟袋，抽起烟来，咕嘟咕嘟响。那时，抽水烟儿的不多，可张天辈是角儿，角儿有角儿的气派，他和别人就是不同，无名指留有半寸长的指甲，平时修剪得很整齐，爱翘着个小指头用留有指甲的无名指当梳子整理他花白的大背头。别看他整天耷蒙着眼，一上台，神采奕奕，俩眼儿炯炯有神。那鼓一敲，砰砰作响，极有韵味，让人心痒难耐。鼓声停歇，张天辈一人千面，字正腔圆，沧桑厚实，台下乱哄哄的场面即刻鸦雀无声，听书的人跟着他时悲时喜，哭笑无常。

这阵子他跟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形影不离，不知情的以为是他孙女。其实那女子先是迷上他说的书，后又迷上他的人，走哪跟哪。女子家里人看出不对劲，也劝了，也骂了，也打了，她还是跳窗翻墙跟着张老先生跑了。

张天辈却跟别人说那女子是他干闺女。

县曲艺队和豫剧团的宿舍在一个院，有的是爱管闲事儿说小话儿的人，其中“小贱妃”最有能耐。

“小贱妃”名叫马花儿。马花儿在《秦香莲》中扮演皇姑。论说剧中皇姑是有着皇家气派的公主，金枝玉叶万尊之体。可马花儿就是对皇姑这个角色理解不到位，老是雍容跋扈不足，风骚轻佻有余。压根儿不管自己是身穿日月龙凤衫的公主千岁，出场后往台口侧身一站，冲观众就频频地丢媚眼儿，毫无大家风范。勾的台下那些浪荡子们扯起破锣嗓子叫好，马



花儿得意地一拨儿媚眼儿接着一拨儿媚眼儿地丢，拽都拽不回来。从此，便落下了“小贱妃”的绰号。

这时，“小贱妃”正满脸跑眉毛跟平时演宫女丫鬟的秋菱发布她的最新消息：那女子哪是张天辈的干闺女啊，夜夜黑儿睡一块儿呢，说的有鼻子有眼儿。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剧团里本来就是块儿是非之地，这下整得跟鳖翻滩似的再也不安生了。

闲话传到海椒那儿了。曲艺队长姓海名椒，以前唱花脸儿后来倒嗓改行当了队长，人如其名，性格和花脸儿的行当相配，行事有点儿卤莽，话辣还冲，剃一光瓢，动不动拉开架势，哇呀呀呀呀一阵叫板，吓得剧团大院儿里的一帮半大孩子四下逃窜，他倒是得意地拍着光头咧着嘴嘿嘿嘿的开心之极。可眼下，他听了“小贱妃”广播后，抽着冷气牙疼似的在当院里转来转去想门儿。

那年月男女问题是雷区无人敢趟。虽说曲艺队和剧团里不时有些花花草草的事儿，可那是逢场作戏跟刮风一样，过去就过去了。张天辈这事儿非同小可，人家是个人物是角儿啊。

张天辈三十岁丧妻，这么多年干熬，如今奔六十的人了，莫非晚节不保？

想来想去，得给张天辈提个醒儿，可这事儿没按住就无法开口。情急当

中，拉上豫剧团的支书他师兄、小生行当的洛成一起与张先生摊牌。

张天辈住在靠西边把头儿的那排平房里，海椒和洛成进门儿时他正坐在冲门口儿的那把罗圈椅上咕嘟咕嘟抽水烟儿。见他俩进来，眉毛一扬中气十足的喊声“坐，上茶”就算是招呼过了。俩人落座后，环视屋内，见摆设简朴，迎面挂一画轴，细瞧却是黄胄的《群驴图》，虽说画已发黄，但这么随意地挂在家里，就知道不是真迹了。这时，只见里屋门帘儿一撩，一花布衫儿大辫子闺女手里端两杯茶就出来了，低着头盈盈含笑将茶放在海椒洛成跟前儿，也不言语就快步出去了。

海椒干咳几声与师兄绕黑山避白水比葫芦说瓢终于把意思表达出来了。俩人擦擦汗忙呷口茶水润嗓，只等得茶喝完了，还举着空杯张嘴瞪眼儿庙里木鱼儿似的紧盯着张天辈看。

半晌，张天辈阴着个瘦白脸儿把手中的水烟袋重重往桌上一顿，山羊胡子一撅一撅地说：碍谁事儿？俺找个暖脚的中不中？明儿找恁开证儿去！海椒和洛成面面相觑，既然话已说到这份儿，忙知趣的起身告辞。脚还没迈出门槛儿，就听后面说声：走好，不送！花脸儿和小生对视苦笑，好像怀里被人猛地塞块儿冰只凉到后脑勺脚后跟儿。

两天后，剧团大院忽然噼噼啪啪爆竹声声，惊的猫也跳狗也咬的，大院里的人们慌忙起身看个究竟，却见一脑后盘髻斜插朵红绒花的女子，搀着手捧个锃亮白铜凤冠雕花水烟袋的张老爷子踩着一地落英，喜眉笑眼儿的说着走着……

是个男人都说：这张天辈艳福不浅！

“小贱妃”说：嘿！老牛真的吃住嫩草了。

张天辈照样在曲艺队里唱头牌。

小贱妃

在相思古镇，“小贱妃”马花也算是个名人。

马花在戏校时外号叫麻花儿，不是因名字与麻花谐音，而是马花确实喜欢吃麻花。马花早上练功时，无论是踢腿、云手，还是小翻、卧鱼，都会抽空腾出手掐一节儿麻花放嘴里嚼，那嘴鼓鼓囊囊一刻也不拾闲儿。师父一棍子打在马花手上，咬着牙骂：你马花就是根捋不直的扭股麻花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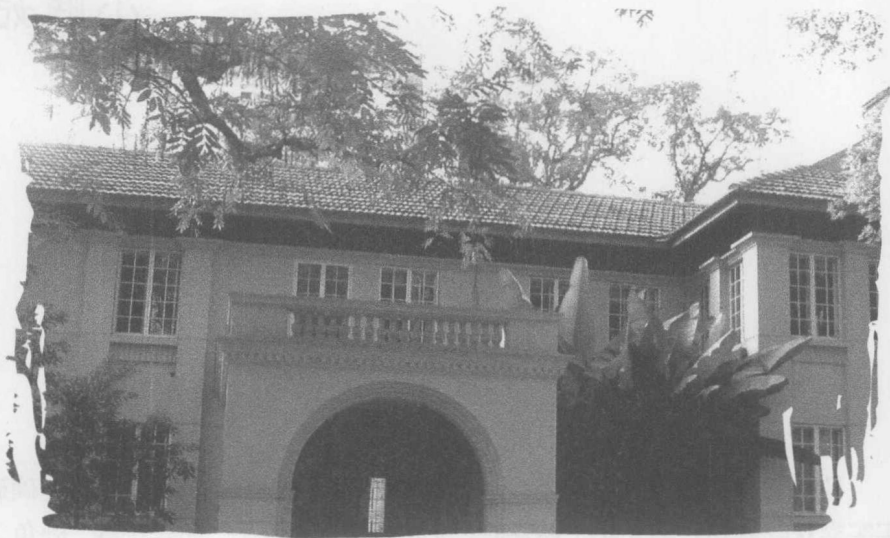
马花从戏校一毕业就分到了县剧团，正赶上剧团赶排《秦香莲》，马花在这出戏里演皇姑。马花娘来给女儿送麻花儿，见马花一身彩妆，珠花满头，惊得瞪大眼睛，嘴张了半天合不拢。回去后，满镇子吆喝：俺马花是县剧团的台柱儿，老演皇帝家的闺女！

每当头戴凤冠身穿大红龙凤蟒袍的皇姑出场一亮相，台下喜欢马花的那些人准会给她来个碰头彩。论说马花应该按剧情进入角色，可马花不管，在台口手端玉带侧身站定，冲观众就频频地丢媚眼儿，八匹马都拽不回来。气得剧团里那个整日把戏比做天大的蛮子导演老在后台指着马花喷着吐沫星子说：马花，这皇姑可是有着皇家气派的公主千岁，你得表现出她的雍容和跋扈才行，别老让她跟开店的马寡妇似的好不好？

马花漫不经心地对着镜子，翘着兰花指取下鬓前的珠花，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可说归说，就是不改。扮演秦香莲的师姐恼死了，说马花老跟她抢戏，人家观众到底是看谁呢？背后一脸轻蔑地叫她“小贱妃”。

小贱妃就小贱妃吧，马花根本不计较。就这样，“小贱妃”代替了麻花儿，叫着叫着就叫开了。

马花越长越媚，眼角吊吊地爱瞟人，纤纤细腰，盈盈一握，走起路来，



袅袅婷婷，一颦一笑，风情万种。小生洛成和花脸海椒经常和马花演对手戏。台上台下，把小生花脸俩人弄得五迷三道心荡神摇，疯了似的亮开膀子追。《西厢记》中马花演崔莺莺，那洛成就是张君瑞。“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四句念白，让洛成给诠释得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红”，到底还是小生计高一筹，水磨功夫一展开，就如同那锣鼓经里的急急风，一阵紧似一阵，最终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婚宴上，花脸喝得烂醉，只挽着袖子嚷着说和那禽兽张君瑞有夺妻之恨！

婚后的马花似乎更媚了。戏校又分来一群学生，马花也经常没大没小地和人家开玩笑，荤素都有。有时，正和人说戏，也不知哪句话好笑，马花就毫无顾忌地俯在人家肩上，直笑得花枝乱颤、百媚丛生。日子长了，那帮学生也不喊马老师了，而是直接叫她“小贱妃”，把马花他男人洛成恨得牙痒。马花不管，马花把这日子过的就像自己喜欢的零嘴儿麻花儿一样香香甜甜有滋有味儿。

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县文化局有个头儿突然深入基层，经常到剧团视察工作。头儿只在马花出现的地方溜达，譬如练功房，譬如马花家楼下……

在练功房时，头儿的眼睛像图钉一样，只按在马花身上，时不时地把

手放在马花的细腰上说，穿这么少冷不冷啊？操心程度跟人家妈似的。出差回来，把天津卫最有名气的麻花儿给马花捎了一大包，俩月都吃不完。马花她娘又来送麻花儿，碰上了，拉马花到一边儿说这人是戏里的花花太岁吧？马花没心没肺地笑着不理她娘，也不管把脸拉得足有两丈长的小生洛成。

转眼又是柳蘸鹅黄融融春色也盎然的大好时节。这天夜里，月挂柳梢，微风过耳，处处弥漫着草儿若有若无淡淡幽幽的清雅芳香。今儿的戏码还是《秦香莲》，马花的皇姑已经扮上了，端个大茶缸风拂弱柳千娇百媚花魂月魄般地从后台走出，就在水房的半截儿花墙外，被人抱住了。只听那人急急切切地在马花耳边火辣辣地低声说道：小贱妃，看明月照着我孤形单影，盼佳期盼得我神魂不宁……马花吃了一惊，险些把空茶缸给扔了。看清是局里的头儿后，马花腰肢一拧，用力挣脱，媚媚一笑，兰花指戳着那人的额头，一声“你呀”，娇声嚶吟，莺莺燕燕，紧接着亮开嗓子唱道：

怨只怨你一念差，

乱猜诗谜学偷花。

果然是色胆比天大，

夤夜深入闺阁家。

若打官司当贼拿，

板子打、夹棍夹、游街示众还带枷。

姑念无知初犯法，

看奴的薄面就饶恕了他。

唱的却是花旦红娘的段子，中规中矩，字正腔圆，全没了往日的妖媚惑人。